

清詩話

履園譚詩

勾吳錢 泳梅溪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薄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于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

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

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臆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章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章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慤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邦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圓于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

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覩。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眞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竇臯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璩字仙佩。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窾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暝命迴轍。

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澣濕芒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蔦。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佩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爰。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鬪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韞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北固山云。渺

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
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
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氣。
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沍何時
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
刻意於詩。喜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
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
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
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
迷征騎。涼颼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葱石徑
微。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俞心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
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
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雨。

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泠富篇什。早晚遺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僂僂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賸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祗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闊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烏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於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

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頽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眞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爲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焉家。見華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已卯春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

目是神洲。和友云。雨過江臯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
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堪棲
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
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
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爲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
梨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眞空。雪影幽窗
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
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
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
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
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
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
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

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
爲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
流落不歸耶。盍爲謀焉。於是夫人自典簪珥爲倡。同學諸生聞之。亦醵
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閨秀宋蘅臯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
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啟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
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
低頭怕見團欒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爲厚
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詩也。案庾子
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卽本此。然余以爲和相未必
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
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
爲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

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恥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蠟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颿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歿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

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束。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於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鑿淺。玲峴六

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盃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棧仙侶有方干。謂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嚦嚦。翩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碗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巍。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爲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斐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禊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禊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禊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冶春詞句今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賡酬。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禊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况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禊